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成果之三



充满生机的 沃土新芽

CHONGMAN SHENGJI DE
WOTU XINYA

俞晓红 ◆ 主编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成果之三



充满生机的 沃土新芽

CHONGMAN SHENGJI DE
WOTU XINYA

俞晓红 ◆ 主编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志恒 朱思敏

装帧设计:丁奕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充满生机的沃土新芽 / 俞晓红主编. —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81141-795-1

I . ①充… II . ①俞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—文集 IV 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7267 号

充满生机的沃土新芽

俞晓红 主编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ebs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17

字 数:268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81141-795-1

定 价:34.00 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序

胡传志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与学校一样悠久的历史，早在 1926 年筹建省立安徽大学时，桐城文人姚永朴即被任命为校长。1928 年，省立安徽大学正式成立之时，主持具体校务的是国学大家刘文典先生。此后历经国立安徽大学、安徽学院、安徽大学、安徽师范学院、皖南大学、合肥师范学院、安徽工农大学，直到安徽师范大学，其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薪火相传，从未中断。苏雪林、潘重规、宛敏灏、卫仲璠、祖保泉、刘学锴等一批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此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。过去虽然没有“教学团队”之名，却具有“教学团队”之实。进入新时期以来，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立足当代，弘扬传统，始终坚持以传承、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崇高使命，将科学阐释古代文学优秀遗产、服务社会文化思想建设、培养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传人作为根本任务，以教学为主导，以学术为基础，以创新为动力，不断推动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。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一直是我校的优势学科，2008 年，本学科通过教育部的评审，成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。

相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，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规模普遍较大。我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成员近些年来稳定在 20 人左右，目前的负责人是首届国家教学名师余恕诚先生。余先生德艺双馨，广受学生深切爱戴，先后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、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。余先生在教学中注重阐释中国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，将古代文学教学与人文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，并致力于团队建设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。成员中，有全国优秀教师潘啸龙教授，有安徽省教学名师陈文忠、刘运好教授，有皖江学者丁放、胡传志教授，还有众多中青年才俊。在余恕诚、潘啸龙等先生的带领下，本学科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、富有活力、后劲

充足的教学科研队伍，并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、以科研促教学的建设思路。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都化为教学资源，如众所周知的李商隐研究成果已写进袁行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教材并设为专章，其他许多成果都及时渗透到本科基础课和选修课的教学中。

近几年来，我们除了继续坚持科学研究之外，还特意从两个方面加强教学团队的建设。一是加强教学研究。团队成员在日常教学中不断进行教学探讨和教学改革，有的成员将一些思考和实践写成论文，更多的思考是贯穿于教学实践之中。教学改革的成果于 2010 年荣获安徽省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。二是注重将教学研究、科学的研究落实在本科教学之中，注重培养本科生古代文学学习和研究的兴趣，引导本科生撰写论文，让他们掌握基本的论文写作方法、学术规范。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我们在这两方面已经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。

这次结集出版的三本书，是本团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。第一本《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》，以余恕诚先生的一篇教学论文题目为名，收录两部分内容：一是教学团队成员所写的教学论文和教学心得，多数已经公开发表；二是有关余恕诚先生师德师风、教学艺术的文章，包括媒体上刊发的报导，以及一些学生回忆、总结余恕诚先生教学等方面的文章，这些学生本科时代都听过余先生的课，可以说是余恕诚先生教学的知音。这是首次相对集中地总结余先生高尚的师德、高超的教学艺术，相信这些文章会有裨于他人。第二本《志在创新的学术探索》，是团队成员的科研论文集，收录 2008 年以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。科学研究是我们的优势，2008 年以来，我们共发表 200 余篇论文，其中有许多高层次的论文，在《文学评论》、《文学遗产》两个刊物即发表 18 篇论文，因考虑到与另两本成果集篇幅不至于过于悬殊之故，每人仅收入一篇论文。此前，我们曾编辑出版《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》（余恕诚、潘啸龙主编，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）、《九华集》（胡传志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）两本论文集，可以视该书为这两本书的续集。第三本《充满生机的沃土新芽》，收录近年来本科生所写的论文，有的已经发表。本科生发表的论文和作品，应该还有一些，我们难以搜罗完备。有些同学的作业和小论文，亦常有可圈可点之处，我们另外汇集成册。本科生的文章尽管有些稚嫩，甚或有些错误，但每篇论文都或多或少有些新意，体现了青年学生非常可贵的创

新能力，所以愿意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我多年追随在余恕诚先生左右，耳濡目染，受益良多。承余恕诚先生厚爱和信任，我较多地参与组织教学团队的建设活动，这次与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俞晓红教授一起策划、编纂教学团队成果集，得到余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其他同仁的大力支持。编成之后，又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，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，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。

目 录

序 / 胡传志	1
浅探《国风》与屈骚章法、节奏的不同及其成因 / 陈万灵	1
《哀郢》、《涉江》比较研究 / 张凤芝	16
论《淮南子》结构的严谨性 / 卢杨	33
潘岳哀诔文初探 / 朱玲	51
邢邵的文学创作观研究 / 苏阳	67
杨广诗风略论 / 孙玉玲	79
鲍照与李白乐府诗之比较 / 周传燕	91
李白对屈原的接受——以李白骚体诗为中心 / 陈婷婷	108
“西楼”在唐诗宋词中内涵的演变 / 白璐	122
唐宋词对当代流行歌词的启示作用 / 鲁娟	132
从《醉翁亭记》看“六一风神” / 陈方方	147
历史的神合——《望海潮》和《醉翁亭记》 / 沙婷婷	149
论苏轼和陶诗、词、文之异同 / 段梦云	152
论范成大使金纪行诗的田园内涵 / 李娟	161
《窦娥冤》：贞孝儿媳与“后嫁婆婆”的悲剧 ——从悲剧构成角度分析 / 潘宏	174
乔吉杂剧《两世姻缘》结构艺术研究 / 鲍丙琴	187
论《三国志演义》中“和”的文化精神 / 朱思敏	198
《李娃传》与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结尾之比较 / 李娟	213
“无性”的回归——孙悟空名号变迁的文化义蕴 / 王雅勤	216
论《归莲梦》的笔法 / 姚戈丽	222

论纳兰性德爱情词与扈从词的不同言情特质 / 段超	229
论古代小说中的苏轼形象 / 夏小菲	243
中国古代作家并称排序现象研究 / 周超	255

浅探《国风》与屈骚章法、节奏的 不同及其成因

陈万灵 *

时至今日，作为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两大源头的经典《诗经》和楚辞，已被世代学者深入探究。研究《诗经》和楚辞的著作、论文层出不穷。总的来看，这些成果多是单纯研究《诗经》抑或楚辞，或者研究“风骚”承继及比兴手法的开拓发展等。其中，对二者的章节规律进行横断面上探究的著作，较为稀少，且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。首先将《诗经》与屈骚章节特点进行对比的是宋人钱杲之。他在《离骚集传·自记》中说：“盖古诗有节有章，赋有节无章耳。”钱杲之此处所说“古诗”当指《诗经》，“赋”则特指《离骚》。他用短短的“有节有章”、“有节无章”八个字，揭示了从《诗经》到屈骚的章法变化特点。本文拟将其考察内容从章法扩大到“节奏”，以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和楚辞中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（简称“屈骚”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，结合钱杲之的论断渐次展开，对二者的章法、节奏变化特点，进行比较研究，并试着找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。

一、《诗经·国风》的章法、节奏特点

（一）《诗经·国风》的章法特点

“除了周颂大部分和商颂一部分不分章外，《诗经》的诗篇都是分章的，最少的只有两章（如《诗经·召南·小星》），最多的达到十六章（《桑柔》），国风最常见的是三章，雅的章数则较多。”^①《诗经·国风》分章，已是

*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 届本科生。该文部分内容以《浅探〈国风〉与屈骚章法的不同及原因》为题发表于 2011 年 2 月《文教资料》。

① 王力：《诗经韵读 楚辞韵读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35 页。

不争的事实。汉郑玄对《诗经》各篇的章数和章内句数进行了考察。如“《关雎》五章，章四句。‘故’言三章，一章四句，二章八句”（唐孔颖达疏曰：“五章是郑所分，‘故言’以下是毛公本意，后放此”）、“《葛覃》三章，章六句”等。对于《诗经》立章之法，孔疏认为“不常厥体”，并作了归类分析：“采立章之法，不常厥体：或重章共述一事，《采蘋》之类；或一事叠为数章，《甘棠》之类；或初同而末异，《东山》之类；或首异而末同，《汉广》之类；或事讫而更申，《既醉》之类；或章重而事别，《鵲鶩》之类。《何草不黄》，随时而改色；《文王有声》，因事而变文；‘采采芣苢’，一章而再言；《宾之初筵》，三章而一发。或篇有数章，章句众寡不等；章有数句，句字多少不同，皆由各言其情，故体无恒式也。”^①就《诗经·国风》而言，重章叠句之法频频出现却章法各异。《采蘋》三章，每章四句，结构上三章大体相同并重叠布局，且三个章次在意思上呈递进分布状态，共同反映采蘋藻以祭祀之事，属“重章共述一事”。《甘棠》三章，每章三句，且结构相同，每章只变动两个字，如“伐→败→拜，苢→憩→说”，全诗只变动六个字，而且三章诗句意思相同，都是讲述民思召公之政，怀甘棠而不敢伐之事，属“一事叠为数章”。

《诗经·国风》中，章与章之间不仅有形式整齐的重章，有时在章与章之间甚至一章之内也有叠句形式，造成了诗句形式上的回环复沓之美。如《豳风·东山》四章，每章十二句。但各章开头四句都是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”，后八句却各不相同，属“初同而末异”的叠句形式。《周南·汉广》三章，每章八句，各章结尾都是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”，属“事讫而更申”的叠句形式。王力在《诗经韵读楚辞韵读》中把这种以同一形式出现在每章末尾的诗句叫做“尾声”，并称它是诗歌的副歌。至于《周南·芣苢》三章，每章四句，在每章一、三句的位置上都是“采采芣苢”，是“一章而再言”的典型。

重章叠句的诗篇在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比例达90%之多（据笔者粗略统计），但毕竟不是全部。其中还有一些不重章的诗篇，其章法也各具特色。如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和《齐风·鸡鸣》，采用的是对话式一唱一和的章法展开场景。《卫风·氓》六章，每章十句，章与章之间不再重章，也无叠句形式，但仍然明确分章：“一章追述结识与相爱；二章回忆热恋与结婚；三

^① [清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74页。

章痛恨自陷情网；四章怨氓之负心；五章自悲不幸遭遇；六章表示悔恨交加。”^①且各章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，有回忆，有叙述，有抒情，也有议论，属回忆、叙事与当下抒情交替式章法。《幽风·七月》八章，每章十一句，是《诗经·国风》中最长的一篇。该诗大致以月份、时令为序，从上一年年末写到下一年年末，分类述说，“首章陈人以衣食为急”；“二章言女功之始，养蚕之事”；“三章又陈女功自始至成也”；“四章陈女功助，取皮为裘，以助布帛”；“五章言将寒有渐，闭寒宫室”；“六章先陈男功之助”；“七章言男功之正”；“八章所陈，皆论衣服饮食”；“首章为其总要，余章广而成之”^②。可见，《幽风·七月》以月令编织诗篇，采用“总一分”的结构，分章叙述，从不同的生活与劳动场景，表现农奴的辛劳与苦难，属分类叙事式的章法。

由此可见，《诗经·国风》有明确的分章，多重章叠句，也有少量不重章的诗篇。而且章次形式上整齐、回环交相辉映，尾声、副歌章尾重申。这些章次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《诗经·国风》的韵律感与节奏感。

(二)《诗经·国风》的节奏格局：平稳均齐

“我们既知诗句中常常两字一‘顿’或称‘逗’（句中这种小距离、轻停顿，有人称之为‘音步’），例如仄仄或平平，因为它是前边所说的那根平仄长竿上的小单位，所以可称之为‘节’。”^③启功形象地把句子按平仄排在长竿上，根据音节停顿划分句子的“节”。由此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《诗经》句字数与诗的节奏不无关系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也指出：“句字之数，四言为多。”^④《诗经》以四言句为主，这是我们讨论其节奏的前提。

在音乐节奏上，就《诗经·国风》居多的四言句式而言，一句之中就形成两字一顿，共有“两节”的节奏格局。两字一节，两节一句，两个基本的表达单位，一节扣着一节，偶数字句式分节之后仍然整齐划一，并且使语音、歌唱也掷地有声，铿锵之韵如有节奏的珠玉之声。以大家最熟悉的《周南·关雎》为例：“关关—雎鸠，在河—之洲。窈窕—淑女，君子—好逑。参差—荇菜，左右—流之；窈窕—淑女，寤寐—求之。求之一不得，寤寐—

^① 公木、赵雨：《名家讲解〈诗经〉》，长春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78 页。

^② [清]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中册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489—490 页。

^③ 启功：《诗文声律论稿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，第 19 页。

^④ [清]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28 页。

思服。悠哉—悠哉，辗转—反侧。参差—荇菜，左右—采之；窈窕—淑女，琴瑟—友之。参差—荇菜，左右—芼之；窈窕—淑女，钟鼓—乐之。”此首诗每一句都是两字一节，两节一句，给人一种清爽明朗之感，节奏上呈现出平稳均齐的格局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以二字一顿划分句子的节奏，并非是《诗经》的绝对规律，有些时候如启功所说要“除去句中领、衬、尾字来算”^①。启功以《魏风·伐檀》为例，分析了划分节奏要除去句中领、衬、尾字。如：“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漪。”其中，“兮”、“漪”是尾字，“之干”的“之”、“且涟”的“且”，是衬字。这三句，去掉尾字、衬字，实际就各有两节：坎坎—伐檀，置之一河干，河水—清涟。同样，这样划节之后，此首诗在节奏上仍然呈现出平稳均齐的格局，语音铿锵，干脆利落，节奏感强。

由于《诗经》多单音节词，为了追求平稳均齐的节奏，它还采用词头词尾、叠音词来凑足音节，以达到两字一顿的整齐效果。“词头、词尾不是一个词，它们只是词的构成部分，本身没有词汇意义，只表示词性。有些词头也不专门表示一种词性。”^②在《诗经·国风》中，“有、其、思、言、于”等常用作词头，词尾有“家、斯、如、尔、焉”等。叠音词也很常见，如《周南·葛覃》中的“(维叶)萋萋”、“(维叶)莫莫”、“(其鸣)喈喈”等。这些词用来凑足音节，使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词，使节奏更加平稳均齐。

综合(一)、(二)，我们可以看出《诗经·国风》章法、节奏上的特点：明确分章，多重章叠句，也有少量不重章的诗篇，章次形式上整齐、回环交相辉映，尾声、副歌章尾重申，节奏平稳均齐，显示的是一种“中和”、“规整”而又“参差”的美学风貌。

二、屈骚的章法、节奏特点

(一) 屈骚章法：于“无章”处见思理

屈作中，除《九歌》可能合乐外，其余大多“不歌而诵”。因无合乐要求，屈骚一般没有明确的分章，更不会像《诗经·国风》那样重章叠咏、章

① 启功：《诗文声律论稿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21—22页。

② 王力：《古代汉语》(第二册)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467页。

法整齐，体制上也一改《诗经·国风》的短小，而发展为中、长篇之制。屈骚中，《离骚》的章法较为典型。正因屈原《离骚》无明确的分章，后人在解读其作品结构时才众说纷纭。仅结构说就有文章学、楚辞学、民俗学、审美形态学、抒情学等多角度、多层次的分析。古人评论屈骚代表作《离骚》时，认为它没有章节，思之所至，时断时续，怆楚哀愁；天上地下，漫漫求索，一唱三叹。刘熙载在《艺概·赋概》中云：“《离骚》东一句，西一句，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极开阖抑扬之变，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。”^①其所谓“不变者”，当指屈原报效祖国，为实现美政理想而“上下求索”之志。屈原虽陷入“闺中邃远”、“哲王不寤”、报国无门、“怀朕情而不发”的绝望深渊，一度想听从灵氛、巫咸的劝告“远逝以自疏”；然而在“路不周以左转兮，指西海以为期”的缥缈远逝中，却因“忽临睨夫旧乡”，而终于“蟠局顾而不行”。这就是他对“故都”、“旧乡”的万劫不变之情！《离骚》是抒情诗，而且是文人抒情诗。其抒情结构，“是一种复沓纷至、‘变动无常，溯渤不滞’的情意结构。它的推进线索是情感，它的展开形式是幻境。幻境由情感化生，又随情感变化而幻变。”^②可以说，情感是整首诗的核心和精魂。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，《离骚》全篇自然就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前后相续的抒情情“节”即段落，故钱果之称《离骚》“赋有节无章”，并将全诗分为十四大节。用现代叙述学眼光看，《离骚》全诗自有其独特的发端、展开、高潮、收结和回环往复、纷纭多姿的章法结构。

《离骚》以自述出生世系、自身修养和美政理想为发端，“似乎是相对现实的抒写部分”。但在表述“帝高阳之苗裔”，秉承先天“内美”，且“重之以修能”之后，诗人便运用“香草美人”的比兴之法，将自己化为身披江蓠和香芷、联结秋兰为佩饰，晨摘木兰、暮采宿莽的绝世美人。这些修饰可认为是诗人自身美好品性的象征或幻化。之后由于“众女嫉余”、君王暴怒，诗人“导夫先路”的抱负落空，而变得郁闷、痛苦，只能用鸷鸟不群、方圜不周聊以自慰。诗人的情感曲线在短暂的自我安慰之后，开始回升，走向坚定自信：“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”而在经历“女媭劝说”的诘问后，作者内心的愤懑难以抒发，唯有通过幻境才能打开舒泄的缺口。这便有了“就重华而陈辞”及上叩帝阍、下求佚女的云烟般浪漫情节的生

^① [清]刘熙载：《艺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88页。

^② 潘啸龙：《屈原与楚辞研究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14页。

成和倏现倏灭的幻境转换。在追求和努力破产之后，诗人求教于灵氛、巫咸，决定去国远游，但却于看见故乡的刹那“眷顾而不行”。最后以“乱曰”作结，收束全文，同时使诗人从绚丽的幻境重新跌入痛苦的现实。总之，《离骚》在幻境转换中极尽章法开合之能事，其情境的幻化、流转，将情感的跌宕表现得回环往复、撼人心弦！正如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所说：“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……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”^①

《九章》（《惜诵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、《思美人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橘颂》、《悲回风》）九篇，与《离骚》内容上大体相同，都是抒发作者的身世、遭遇之情。与《离骚》综合性的抒情不同，《九章》是抒情组诗，是一些情感碎片的实录，体制上以数十至于百多句（《橘颂》36句，且是四言体）的中篇为主。《九章》也没有《诗经》那样明确的分章，但不像《离骚》那样大量采用幻境来展开情感的抒发，多为直接的倾吐和反复的吟咏，情感上则更为愤激、直露。九篇不同的诗篇，章法也不尽相同。与《惜诵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等的纪实、抒情结合不同，《悲回风》则很少叙事成分，多为作者心境的幻觉式表现。

表面上看，屈骚体制庞大，多中、长篇之制，没有明确的分章，但自然形成“节”即段落，并有它自己内在的行文思路。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，无论是开端、展开，还是“乱曰”结尾，处处都喷薄着他郁积的愤懑激情。忠君与爱国，选择生与死的矛盾，情感的澎湃激流，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瀑布，倾泻而下，起起落落，急剧跌转。他的章法就是“行所不得不行，止所不得不止，而起伏照应，承接转换，自神明变化于其中”，是“水流云在，月到风来”^②的活法。故钱果之谓屈骚“有节无章”，只是从与《诗经》那种“有节有章”的章次明显相区别而言，指明屈骚之章节隐于其激情迭荡、自由驰骋的文理之中。

（二）屈骚的节奏特点：参差多变，“兮”字相缓

与《诗经·国风》四言为主不同，尽管屈骚作品中也有以四言为主的诗篇如《九章·橘颂》，但屈骚的典型句式是五言、六言句。（语气词“兮”字不计在内）屈骚句子单位的拉长，表现在节奏上，则打破了《诗经》的二字节

① 王利器：《史记注译》（三），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，第 1923 页。

② 郭绍虞：《原诗——瓢诗话 说诗啐语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188 页。

奏，而发展为三字的节奏。如《离骚》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”。语气词“兮”字除外，两句正好是四个三字节奏。而且，屈骚中的节奏不是呈均齐的“三字”节分布，而是参差多变，以“兮”字调节相缓。如《离骚》“名余曰正则（兮），字余曰灵均”。此句属“三二”节奏。“三三”节奏如《九章·涉江》中的“驾青虬兮骖白螭”、“登昆仑兮食玉英”。“在《离骚》中，有时也间用‘二四’节奏或‘四二’节奏：‘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’，‘凭不厌乎求索’。像这种节奏不同、字数不等的互相穿插交错，就使得楚辞的音调显得疾徐顿挫，富于变化，从而打破了四言句两字一顿的单调格式。”^①总之，屈骚的节奏，可以说是“大弦嘈嘈”式的“急雨”杂以“小弦切切”式的“兮”字，产生“急雨”之后的舒缓效果，参差多变，而不觉突兀。

综合（一）、（二）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屈骚章法、节奏上的特点：无明确的分章，章法深隐于长篇鸿构的行文之中，浑然一体；节奏参差多变，加以“兮”字缓和；总体形式上呈现出一种大体规整而又有所变化的风貌。

具体地说，屈骚打破了《诗经·国风》均齐、平稳的节奏格局，加以“参差多变”的节奏，其诗歌的节奏感势必会削弱。《诗经·国风》篇幅短小，明确分章，重章叠咏，回环复沓，韵律感、音乐性得以彰显。而屈骚并无明确的分章，加上篇幅的扩大，即使是“不歌而诵”（古代的“诵”也需要配合声调），韵律、节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在屈骚中，有一些补救其音乐功能削弱的措施。具体如下。

第一，押韵。“研究表明，韵不仅仅是一种在时间中延续的声音现象，并且通过一定方式使时间形成节奏。”^②而“诗歌中所谓的‘押韵’，就是用音乐去表现音律的一种方法。也就是把同一音色的‘音节’间隔多少时间就让他重复一次，使这种‘重复出现’显得相当的规则化……”^③由此，我们说押韵可以使诗歌语句间形成节奏。根据王力的《诗经韵读 楚辞韵读》所言，《诗经》的韵分为二十九个部，而楚辞的韵分为三十部，比《诗经》的韵多出一个冬部。而且，屈骚代表作《离骚》隔句用韵，“韵”本身又对应音乐上的“均”。可以说，押韵有助于增强“有节无章”的屈骚的节奏感。

第二，多用“兮”字。“兮”字是语气助词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《诗经·国风》中也有“兮”字，但只有在屈骚中，才大量使用。《离骚》373句，仅

^① 叶君远：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（一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68—69 页。

^② 沈亚丹：《寂静之音——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及其历史变迁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55 页。

^③ 谢云飞：《文学与音律》，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78 年版，第 23 页。

“兮”字出现了 186 次，除“乱曰：已矣哉！”之外，几乎是隔句用“兮”，上下句之间，“兮”字用在上句末。如《离骚》中的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”、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。《九章·橘颂》中的“兮”字用于下句末，其余八篇中的“兮”字大体上都是用于上句末，“乱曰”中的“兮”字用于下句末。其中，《涉江》中的“兮”字则兼而用之：既有用于上句末、下句末的位置的，也有每句使用“兮”字，还有置于句子中间的“兮”字。由此可见，屈骚中“兮”字使用之频繁，这样的使用绝不是诗人的一时兴起，而是有一定语法意义的。一方面，“兮”字悠长的音调可以缓和诗人浓烈情感喷泄而出的急促语气；另一方面，它能够增加停顿，如同诗歌中的“句读”一样，形成诗歌句间的节奏。

第三，“乱”、“少歌”、“倡”、“重”等保留乐曲的形式，形成一定的视听节奏。与《诗经·国风》相较而言，屈骚之作虽篇幅相对较长，不再以重章叠唱的形式来强化韵律，但其多数作品仍然保留了“乱”、“少歌”、“倡”、“重”等乐曲形式。如《离骚》之“乱曰”，《远游》之“重曰”，《抽思》之“少歌曰”、“倡曰”、“乱曰”等，在相对较长的篇幅中，这些乐曲的遗痕似乎在暗示读者下文或为“造新曲”（倡曰）、或为“小吟讴谣”（少歌曰）、或为“愤懣未尽，复陈辞”（重曰），或者是以“乱曰”收场，“总撮其要”^①。对接受者而言，不管是在视觉阅读上，还是在听觉欣赏上，这些“乱”、“少歌”、“倡”、“重”等保留的乐曲形式，都形成了一定的视听节奏，是对不再“重章叠唱”在节奏上的一种“代偿”。

第四，多用双声、叠韵联绵词及叠音词。双声叠韵连绵词、叠音词，《诗经·国风》中有，屈骚中也大量出现。韵可以促成诗歌节奏的形成，双声、叠韵的音乐效果自然也不可小觑。屈骚中双声联绵词如“耿介、蟠局、歔欷、郁邑、侘傺、零落、陆离、缤纷”等，叠韵联绵词如“逍遙、相羊、婵媛、偃蹇”，叠音词（又叫重言）如“忽忽、曖曖、苒苒、菲菲、曼曼、剗剗、騫騫、申申、岌岌、婉婉”等^②，这些词的交叉运用，增强了诗歌韵律感。

第五，大量使用排偶句。屈骚节奏参差，不像四言为主的《诗经·国风》那样节奏均齐。屈骚中使用排偶句来增强诗句的节奏感。“将字数相等、结构相同或相似、意义相关的两个句子（或短语）并举，以获得表达形式上的

① [宋]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45—145 页。

② 廖序东：《廖序东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，第 74—80 页。

对称效果,这种辞格叫对偶。”^①对偶本有对称的节奏效果,而多个对偶不断涌现,排偶运用,节奏感更强。如“名余曰正则兮,字余曰灵均”(《离骚》)、“深固难徙,廓无求兮。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兮”(《九章·橘颂》)等。

综上,《诗经·国风》章法、节奏上的特点是:明确分章,多重章叠句,也有少量不重章的诗篇,章次形式上整齐、回环交相辉映,尾声、副歌章尾重申,节奏平稳均齐,是一种“中和”、“规整”而又“参差”的美学风貌。屈骚章法、节奏上的特点:无明确的分章,章法深隐于长篇鸿沟的行文之中,浑然一体;节奏参差多变,加以“兮”字缓和,总体形式上呈现出一种大体规整而又有所变化的美学风貌。

三、浅析二者异同之成因

(一)节奏追求上的共通性

远古时代,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。“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云‘昔葛天氏之乐,三人操牛尾,投足以歌八阙:一曰载民,二曰玄鸟,三曰遂草木,四曰奋五谷,五曰敬天常,六曰达帝功,七曰依地德,八曰总万物之极’。”“《礼记·乐记》云:‘诗,言其志也;歌,咏其声也;舞,动其容也。’”^②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诗歌和音乐的密切关系。《诗经》是配乐歌唱的,屈骚除《九歌》外虽不再入乐,但它与音乐也有一定的联系。在中国古代,音乐创作以诗为基础,即“以乐从诗”。但是不可避免,诗歌创作过程中也有受音乐影响和限制的地方。《诗经》篇幅短小,押韵,重章,用双声叠韵字,本就是增强音乐性、适于歌唱演奏的表现。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T. S. 艾略特在《论诗的音乐》中说道:‘诗人研究音乐会有很多收获……音乐当中与诗人最有关系的性质是节奏感……使用再现的主题对于诗像对于音乐一样自然。诗句变化的可能性有点像用几组不同的乐器来发展一个主题;一首诗当中也有转调的各种可能,好比交响乐或四重奏当中不同的几个乐章;题材也可以作各种对位的安排。’”^③总之,诗歌与音乐有天然联系,而这联系之中最有关系的是节奏感,这即是《诗经·国风》和屈骚都讲求节

^① 邵敬敏:《现代汉语通论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312 页。

^② 袁行霈:《中国文学史》(第一册),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22 页。

^③ 管建华:《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》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269—270 页。